

荆駝逸史

錦章圖書局
印行

荆楚述史

中華書局
印行

聖安本紀叙

燕京失守 先帝以身殉 宗廟社稷南都諸臣擁戴福藩以正大統斯時也誠枕戈待旦之秋卧薪嘗胆之會也使内外文武諸臣各靖其心共獎王室司職事者咸曰必報仇戮力致討母有二心也履戎行者咸曰必討賊其剪滅此而朝食也將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庶幾沙陀之二矢可以復命秦庭之七日邀與同仇矣而無如貴陽青田輩背公植黨罔上行私忽 王帝之大 恣一己之愛憎首翻沉欽案汲引諸奸遂致行都之坐席未煖長江之天險已失小人誤國千古同揆可勝嘆哉予自遭崑城之難列在官府者幸荷寬政而託在至戚者反罹密網孑然數口屏跡深山吸風茹霜莫可訴語窮愁無聊之餘漫檢破笥偶存安聖事略一冊見其間邪說充塞黑白倒置儼然崔魏重生虎彪繼起竊恐訛以傳訛誤當年之見聞者小而淆千古之是非者大用是不揣做朱子綱目之例記事之後僭加發明又做附錄之條以存事跡之備考者極知夏蟲語冰井蛙見謁要以見匹夫匹婦之公是公非固有不可得而泯滅者若曰以管窺康侯而願學紫陽則吾豈敢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書

聖安本紀卷一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甲申年毅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誓師勤王是時有傳京師失陷者衆猶疑信相半兵部尚書史可法同南京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宏圖工部尚書程註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翰林院少詹事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楨鴻臚寺卿朱之臣太僕寺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良弼周元秦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等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

勤王

發明

書曰誓師勤王何緩辭也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之信即當星馳赴援奮不返顧今先帝大行旬餘日矣至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齊桓公救邢次于聶北春秋譏之譏救邢之不速也况君父之難乎律以春秋之法所謂不待貶而罪自見者乎

附錄

時各鎮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漕撫路振飛即分兵防堵令副將金聲桓守徐州周士鳳守泗州周原敬守清口至是振飛會淮安七十二坊各集義兵每坊舉生員二人一為

坊長一為副躬自操演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

淮揚巡按御史王燮執偽官鞏克順誅之賊選淮安知府鞏克順至清口坊兵執之以獻燮即斬以徇衆時燮自任守河漕撫路振飛守淮士民恃以無恐是月二十七日振飛集義大兵閱舉人湯調鼎咸易戎服從事

發明

書執偽官何執其所當執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王燮此舉不愧其職矣故書以予之

勦賊總兵高傑劉澤清率兵南下

時傑屯兵徐州澤清屯兵宿遷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懼巡按王燮自謂與澤清有舊輕身詣之勸其迴轅北上澤清不允大聲云即不擾淮安請道赴揚州燮不可曰萬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澤清允之淮安得免塗炭

十五日壬申總漕巡撫戶部侍郎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燮執偽官呂弼周誅之

偽防禦呂弼周以偽咨致王燮欲赴任游擊駱舉佯迎之于中途執以解燮叱使跪弼周曰人也不認燮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今但知有國法耳燮弼周門生也燮細鞠其事賊及聖上東宮所在弼周一字不答解至軍門路振飛縛弼周于柱舉觴勞駱舉簪花旁立集諸善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為耦人發一枝不中者退中者報名賞銀牌

一射者盡乃命副之衆情大悅時鹽城守備王某亦獲賊將童學禮及從者十三人解於軍門悉斬之

發明

亂臣賊子凡民罔不悉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二臣此舉深得誅討之義矣特書其目以見誅亂臣賊子僅此一日也蓋美之之詞

二十八日乙酉勦賊總兵高傑圍揚州

揚州繁華素著傑輩垂涎久矣至是屯兵城下城外廬舍焚掠無遺揚人厚犒之不聽江南北大震

發明

高傑受先帝之顯擢膺建節之重任不能力討逆賊以行不共戴天之仇而汲汲焉揚州是圍肆行暴虐惡之極矣詳書其官蓋深罪之也前誅偽官書日以為美辭此書日則以著其惡者春秋之法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附錄

是時各藩俱南奔淮撫路振飛親駐河干以令箭約諸藩舟魚貫而進周王出行賁給賞淮安各坊義士

鳳慶總督馬士英標兵抄掠淮安其部將莊朝陽行劫單縣為民所殺

時先帝大行之信既確南京文武大臣連日會議潞王倫次稍疎惠王道遠難致福王有在邸不類事莫之敢決鳳督馬士英念福王奇貨可居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結總兵劉澤清等同心擁戴且移書諸大僚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兼責史可法當主其議

二十二日可法治兵於浦口

二十三日諸臣謁孝陵定議

劉孔昭面署呂大器不得出言搖惑遂定議福王先修武英殿

二十七日南京禮部司務集齊百官公啟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啟即行

二十九日福王舟至觀音門

三十日百官謁見福王於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寢床上枕舊衾敝帳亦不能具隨從田成諸奄布袍草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史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居之是日福王自三山門登陸至孝陵從西門入饗殿祭告詣懿文太子寢園瞻事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恭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暫居內守備府為行宮文武百官進見王色赧然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劉孔昭諸勛臣人人皆有德色羣臣議退先上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即範金鑄監國之寶次日百官朝王於行宮魏國公徐宏基先致辭

靈壁侯湯國祚即許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絮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此非對君體羣臣退議登極張慎言謂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密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徐俟數日似亦無妨諸臣乃散發明

無事則倫叙有事則擇賢古今之通義也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嗚呼明之天下非亡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漢鼎移於并牧唐祚絕於幽岐非其炯鑒耶然不目士英而目可法者則又春秋責鄭祭仲之意也可法膺南樞之重任值大變之猝臨當獨力主持選立賢藩宗社為重倫叙為輕澶淵十日不提王旦請立太子土木北狩不返于謙竟立景帝何至牽制於群奸立其所不當立乎故特目可法以責之固春秋之義也

附錄

初三日庚寅廷臣進監國寶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劉孔昭復請登大位御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徐宏基等皆然之乃止

改史可法高宏基為禮部尚書

陞馬士英兵部尚書姜曰廣王鐸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張慎言仍為吏部尚書

時議卜相羣情推轂可法及宏圖曰廣劉孔昭攘臂欲入可法曰本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默然又議起廢衆共推鄭三俊劉宗周孔昭特舉阮大鍼等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是時士英率高傑劉澤清等擁兵臨江號稱十萬以脅制廷臣使不敢不相云

發明

斯時先帝大行普天同痛可法等俱當戴罪供職不得援登極推恩常例希正揆席至閣中稟擬遴選日廣等數人皆以原官兼閣員辦事不用進秩誓必寸磔逆閹禮葬先帝然後論功行賞春秋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羣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日若能宣昭此義士英雖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說何由而起惜乎可法諸臣見不及此直書於冊交譏之也

江西湖廣總督袁繼成疏請入覲止之鳳慶總督馬士英自請入朝繼成請入覲特諭止之士英請入朝拜疏即行

發明

新君嗣位請入朝行賀禮也勦賊重任不得擅離特諭止之宜也繼成候命而後進士英則不候命而即進其目中寧復有朝廷乎一書疏請入覲一書自請入朝而順逆之情著矣

命兵部員外郎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吏可法請發戶部銀萬兩遣職方司員外郎萬元吉前往分別犒賞元吉至彼上疏言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乖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絕無銷兵之術揚州士民王傳龍等亦上公疏言東省附逆河北悉為賊有不意賊警未至高兵先變自高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環圍血攻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徒戕內地之良民也

陞周堪膺為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劉士禎通政使

改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

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

起陞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調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為吏部文選司司官

起調解學龍為兵部左侍郎賀世壽刑部右侍郎許譽卿光祿寺卿

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揚時化莊鰲獻熊開元袁愷姜埰御史張煊李長春喬可聘詹爾選馬兆義鄭友立李曰輔李模等俱補原官用

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王庭梅應天府尹朱之臣太常寺卿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禮科鐘斗刑科李清工科俱都給事中羅萬象陸朗維熊典張希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申馬嘉植王士鐸黃雲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疇為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郎羅大任國子監祭酒

陞高倬工部右侍郎鄭瑄大理寺卿侯峒曾右通政

陞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部維經應天府丞

吏部欲推李沾為操江沾故善劉孔昭恐分其任乃求可法陞常少維經積勞于十都人賴之驟難共代分仍攝巡視沾喉維經劾冢宰張慎言有私經旋悟即具疏引罪而沾憾慎言不已以其廉勇素著不敢顯攻因借端于少宰呂大器思逐之

陞章正宸吏科張希夏俱都給事中

起補在籍吏部主事王重為文選司郎中時銓曹乏員慎言以重家在金壇可立至故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我贄四十金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贄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贄乎僕老矣須舊銓即乃解事文近地其人賢否僕自有提衡不必混也沾益啣之

附錄

十一日戊戌奠安 二祖御容遣魏國公徐宏基安遠侯柳祚昌南和伯方一元行禮奠安 二后御容遣太監韓贊周盧九德行禮

鳳陽叅將戈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劫殺逼攻臨淮

馬士英標兵先至淮安西門外焚劫坊義師擒解三十餘人淮撫路振飛不敢問縱之命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

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諭鄭鴻達留駐九江

陞張應元為承天總兵

衡王奏殺青州偽官

史可法請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

湖廣巡撫何志堅奏武岳恢復方國安冒功混報

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北歸奏賀

降賊官項煜南歸混入朝班汪承詔自言賊授偽官堅拒南奔

戶科羅萬象劾方孔炤屯撫河北寇至踉蹌逃歸今又蒙面補官

淮北坊士擒偽官武愭解至軍門路振飛與愭有舊僅下之獄

蘇州士民焚掠偽官項煜湯有慶錢位坤宋學顯等四家常熟焚掠時敏家并三代四

棺盡行焚毀海鹽焚掠陳之遴家并焚其父陳祖苞之柩

十五日壬寅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明年為宏光元年

十六日癸卯馬士英入朝

馬士英未嘗奉召擅率營兵由淮赴江達南郡舟兵一千二百號巡按御史王燮駐清江浦令淮坊義兵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三日而畢是日朝見命掌兵部事仍入直辦事高傑劉澤清致書史可法請渡江欲其讓士英也可法乃請督師江北以避之

發明

嗚呼士英入而逆案自此翻羣小自此進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亡之辨於斯決矣其書入朝何春秋於鄭詹直書曰來公羊子曰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亦曰佞人入矣佞人入矣謹盡削其官蓋深絕之也

勦賊總官高傑圍揚州殺進士鄭元勛

時傑屯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漫無主持兵備馬鳴騷帥民堅守晝夜不懈鄉紳鄭元勛親詣高營解紛入城勸家瑞放傑兵入城士民譁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勛顧不見耶元勛強為傑辨眾怒群毆之死鳴騷疾走泰州職方郎中萬元吉疏言臣奉命犒師沿途兵民交構揚州尤甚開門登陴已歷半月民與兵相攻兵又與民相殺成何紀律

頃接水營叅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若諸將潛師以濟可一鼓殲也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繁富爭之縱其淫掠揚人大闕死守得功兵至天長傑與澤清欲拒之又值李捷鳳高文昌兵至衆益洶洶元吉移書得功期共獎王室得功自明無他亟請聯絡殺賊元吉以書示傑等始稍戢然傑部終不受制澤清所至十餘人劫掠瓜州一空

發明

高傑恃強圍揚經月不解其惡著矣書曰勦賊總兵以著其縱賊不討戕害內地之罪元勛不自揣量妄欲開門揖盜其死也宜茲書元勛之殺于圍揚之下若曰非揚人殺之乃傑殺之不以殺元勛之罪罪揚人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總督漕運巡撫鳳淮戶部右侍郎路振飛罷

起陞田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鳳淮

振飛在淮守禦甚備是月大饗士於淮安府學中叙向來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王燮親自按席觀者鼓舞已而振飛為馬士英所劾得旨提問合郡不平尋以士民公疏訟寃得免旋丁內艱去田仰向寓金陵與劉孔昭善至是孔昭力荐之故有是命晉封靖南伯黃得功寧南伯左良玉俱為侯封總兵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

史可法請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為進取之基兵馬錢糧俱聽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傑澤清良佐為藩屏固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良王恢復楚疆應照得功進侯又奏四鎮既設不可無督師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鎮各自分汛地轄淮海者駐淮安海邳沛贛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山東一路轄徐泗者駐泗州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恢復開歸一路轄鳳壽者駐臨淮壽潁九州縣隸之恢復陳杞一路轄滁和者駐廬州無為六巢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光固一路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其鳳陽總兵應改副總兵一員疏上故有是命

發明

大仇未討天下未平何以家為况開藩重賞哉上借此以為羈縻之術下受之而無感奮之志胥失之矣直書於冊深譏之

十八日乙巳發先恭王太妃於行宮

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江北命百官郊餞

可法請撥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俱隸標下又薦舉人李遽主事何剛軍前贊畫可法既出劉孔昭益無顧忌高張諸臣俱不能安其位矣

大旱令應天府祈雨

二十三日庚戌劉孔昭許吏部尚書張慎言於朝

孔昭故善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內有逆案不得輕議之句慎言秉銓持正度難破例置酒酌諸勳臣廷論慎言湯國祚趙之龍皆諾之明日早朝孔昭邀國祚之龍合奏慎言排忽武臣所推吳姓鄭三俊有悖成憲真奸臣也慎言立班不辨高宏圖奏冢宰自有本末何遽殿爭上諭文武官各宜和衷毋得偏競孔昭袖中取出小刀逐慎言於班太監韓贊周叱曰從來無此朝規乃止慎言出即引疾乞休孔昭退復具疏奏慎言推補倖濫薦舉吳姓鄭三俊更為可吳慎言原懷二心告廟決策阻難奸辨乞大奮乾綱收回吳姓陞見之命重處慎言為欺君誤國之賊高宏圖亦具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犯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矣吳姓鄭三俊五朝人望票擬寔出臣筆竊念朝廷之尊尊於李勉今宸陛幾同訟庭臣愧死無地乞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俱慰留不允

發明

慎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得辱之于朝廷無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父也書曰許者明慎言之無罪慎言無罪是罪專在孔昭矣一削其爵一舉其官邪正之寔辨矣予奪之義嚴矣